

# 松鸦为什么鸣叫

陈应松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陈  
应  
松

## 获奖小说精选

本书小说曾获：

第三届鲁迅文学奖

首届全国环境文学奖

第六届上海中篇小说大奖

2004年人民文学奖

第二届湖北文学奖

2004年湖北文化精品生产突出贡献奖

2003年《钟山》优秀小说奖

入选2001-2004年中国小说排行榜



# 松鸦为什么鸣叫

陈应松获奖小说精选

陈应松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松鸦为什么鸣叫:陈应松获奖作品精选/陈应松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6

ISBN 7-5354-3051-1

I.松…

II.陈…

III.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9184 号

责任编辑:周百义 王卉

责任校对:梁 风

封面设计:徐慧芳

责任印制:吴竹敏

---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07 传真:87679300 邮编: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11 层)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武汉首壹印务有限公司

---

开本:640×960 毫米 1/16 印张:25.875 插页:1

版次: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400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

定价:28.00 元

---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 陈应松引发思考 (序)

陈建功

近年来，陈应松给了我们太多的震惊和喜悦。我是看了陈应松的《松鸦为什么鸣叫》之后，再看他的其他作品的。《松鸦为什么鸣叫》，写的是伯纬与神农架的路之缘。这路记载了他的青春和血汗，记载了他和地主子弟王皋修路的生死之交。王死了，他残了。他把死了的王皋一步一步背回了家。他和王皋的妻子三妹成了家。他成为了神农架公路旁的放羊者，又是一个古道热肠的救助者。他天天用酒奠祭一个死去的安徽司机，直到他的弟弟赶到；他饱尝了公路上的人情冷暖、世相百态，感到了时代的变化与人情的变迁……我读这一故事时，先是被它厚重的生活积累和情感深度所震慑，我感到了生活的磨难与生命的坚毅，感到了人民的素朴与人情的变化，也感到了奇崛的意境、惨烈而雄浑的语言的冲击力。正是这奇崛的意境和惨烈的语言，使我的感受完成了由形而下向形而上的升华，看到了这部作品超迈于时间和空间之上的魅力。随后我读了作家的其他作品，更看出了作家无法遏止的才华和潜质。

陈应松是当下最值得关注的作家之一。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的创作和探索、他的思考与实践，对促进和推动整个文学界的思考，有着足够的力度。

比如关于生活——或者，用另一种表述方式更为准确，那就是：关于一个作家的活法。“深入生活”的号召一直在喊着，可是有多少作家像陈应松那样，真正在神农架，在秦巴山脉的交汇高地，焕发了激情，找到了“这个时代各个角落里人们生活的逼真气息，要像热浪一样扑来的那种劳动的气息。”与其说陈应松在寻找，不如说他是在燃烧，让一



个作家的性灵，和神农架的石头一起燃烧。在一篇对陈应松的专访文章里，他谈到了自己对既定的生活方式的认同的危机。他说：“我为自己不断新增的年龄而恐惧，我想，我肯定欠缺什么。那就是生命中的野性，反叛，对偏远山区生活的向往，另一种生存状态的温暖。”“作家为什么要挤在一起？这不是割断了与大地，与人民，与生活的联系吗？”这番话不禁令人想起海明威对纽约作家的嘲笑，他说：“纽约作家们都不过是试管里的蚯蚓，他们只能从别人的身上，吸取着养分。”应该说，陈应松的成功，使我们对“生活”的意味，有了新的理解和体会。

又比如关于“主义”——或者当说一个作家面对着喧嚣的主义。陈应松的说法或许会使人感到过于激愤。他说：“谈了这么多主义，其实我不关心主义，也对主义不感兴趣。文学的真理不是理论，而是生活，是文学自己。”随后他的批评直指那些“理论艰深玄奥，作品却单薄肤浅”的创作，直指那些附庸风雅、故弄玄虚的“评论家”，其坦诚和直率，令人钦佩。我理解他的激愤，是对那些伪科学的、生吞活剥的“主义”而来。在一个时期，那些“主义”的确闹得作家们惶惶然不可终日，闹得本应鲜活的中国文坛，弥漫着浮躁之气。对于那些缺乏定力的作家来说，“主义”成灾把他们变成了梅特林克笔下的那只蜈蚣，它们不得不思考当它们迈出第一只脚的时候，是什么“主义”，而第四只脚又是什么“主义”，以至不会走路了事。陈应松却是坚定的，他认为与其相信那些“主义”，不如相信自己的生活感悟。他的“神农架系列”，就是凭借对文学理解的定力，借助生活所赐予的情感财富，做出的令人信服的回答。这回答直指当下文学界的孱弱、苍白、自恋和封闭，也直指我们的浮躁、惶恐，直指我们远离生活，蹉跎岁月，使文学人生“安乐死”的严峻。他的实践和思考，不仅足以使我们感到震撼，而且足以使更多的同行深思。

（陈建功：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著名作家）

## 目 录

陈应松引发思考 (序) .....	1
松鸦为什么鸣叫 .....	1
狂犬事件 .....	46
独摇草 .....	93
望粮山 .....	138
豹子最后的舞蹈 .....	186
木材采购员的女儿 .....	220
云彩擦过悬崖 .....	257
马嘶岭血案 .....	299
火烧云 .....	343
附：“神农架系列”小说有关评论 .....	394
后记 .....	409

## 松鸦为什么鸣叫

忽然下起了大雪。伯纬已经踏上了雪线之上的公路。传说过去翻过皇天垭，再翻过韭菜垭，便有一条通往房县的古盐道，伯纬没有走过。那得走上几天，要经过杀人冈、打劫岭、百步梯、九条命——这是实实在在的地名；九条命是九个背盐工的命，而韭菜垭六十年代发生的杀死七个人事件却是并不遥远；两个房县挑夫杀了来神农架踏勘的林业部和省林业厅的技术员们（有的才大学毕业，刚刚结婚），那两个挑夫就是沿着那条藏在原始森林的路，挑着抢劫来的钱财往房县逃窜的。现在，那条路已经湮埋在荒无人迹的深山老林中，眼前的这条大道取代了它。深厚的冰，还有路边石崖上的冰瀑，这一线，那一堆。雪花大且夹杂着生硬的雪霰。从这里四下望去，整个皇天垭露出森严的气象，遥不可及的山头和山坳间蒸腾着深蓝色的雾气，连枫杨树也因恐怖而竖起了干瘦的枝条。只有落叶松在舞蹈着，展开玉色的裙子。看久了，它们会成为一群树精。伯纬发现，公路上有影影绰绰的人正在冒雪砌护路的水泥墩子。

这是好事情。伯纬甩了一记羊鞭，怕羊群在人群和沙石堆里走散了。还有一些临时工棚。他很高兴。他看了看那些已经砌好的护墩，先用石头，再周边用一个框子灌水泥砂浆。因为那些木框子就摆在路边，很大很大的一个，简直像些棺材。不过伯纬掂量这样的墩子是否能阻挡得了出事的汽车。小车马马虎虎，大车一样会把它们撞飞了坠下山谷。

山上没有草，雪线之上的山头，雪把草都覆盖了，羊没啥可吃的。他赶着羊下了山，他要把这儿的情况告诉家人。

“山上全在砌护路的水泥墩子。”他对他的老婆三妹说，对女儿、女婿和孙子说。



“羊还在叫嘛。”他的老婆三妹从厨房里出来，吃力地睁着被冬天的火塘熏得红肿糜烂的眼睛。

没有谁理他，没有谁在乎他说的这件事：砌护路墩。

他坐在火塘边，开始抽烟。从野外拉屎回来的狗顶开门进来了，伯纬还以为是一只因为饥饿窜进来的羊呢。狗的身上沾满了浮雪，爪子是湿的。伯纬呆呆地吃了几口烟，闻到一股焦糊味。是狗，把自己的毛给烫了。

“如果护路墩这么修下去……”可是他的心情并不那么美观，尽管那些影影绰绰的人和零乱的工地给了他整个冬天的惊喜。雪会越壅越厚，羊的叫声会更难听。砌墩子的工人们会龟缩在工棚里然后将那些石头和砂料遗留给翻浆的春天，成为一桩有头无尾的工程……然而事情总在变化。但他已经老了。他叭嗒着烟，叭着叭着，一颗牙齿吐了出来。

早先的伯纬还是十分完好的，光溜的面孔像刚刚换了皮的红桦，两只手十个指头一个也不少，牙齿整齐、耐看，单眼皮，没有多少心思，劲很大。这大概是二三十年前的概况了；有一天，他研究着皇天埡通往村里的那个挂榜岩。油光泛亮的挂榜岩上面传说是一部天书，说谁研究出来了谁就可能招为皇帝的驸马。这儿的人总爱谈论皇帝，但是他们不知道离皇帝有多远。千百年来，这个傻笑话还真让一些人上当。清朝同治年间，举人坪的三个红、白、黑举人，硬是在这里坐死了。伯纬这天终于看出了点门道。他看清楚了至少有两个字，一个是草写的“路”字，一个是草写的“缘”字。于是，伯纬跑回村里对人说：

“那上面我认出了两个字！”

村头的皇榜庙已经改成队部了，上头有许多毛主席语录和“大办民兵师”之类的标语。门口总是坐着一些老人和面相疲软而实质凶恶的狗，还摊晒着一些腌制的猪头皮，一些药材如升麻、扣子七、淫羊藿、头顶一颗珠等。狗和大胆的山猫、松鼠在那个小小石潭边饮水。这时候，几个老人就笑他，并唆使狗朝他狂吠，他们看不顺眼他，以及他身上不知从哪儿弄来的绿军装。他们说：“伯纬，你认得几个字？”他们手头拿着手抄的歌本如《七姐思凡》、《黑暗传》，嗤笑这么一个敢胡说的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草写的？草字不合格，神仙不认得。是怀素的草书呢还是张旭的草书？嗬嗬，哈哈……”“如果你也把字都认出来了，皇天埡不知要出多少状元。”



第二天出坡之前，背着大挖锄的伯纬又偷偷地去了挂榜岩，那两个字——“路”、“缘”清晰地向他迎来。的确是这两个字。满壁都飞动着这两个字：路路路路……缘缘缘缘……

二十多岁的后生娃子伯纬背着挖锄并不在乎村里那些人的嘲讽，这没有什么。他若是没认出来，他也不会相信这种鬼话。

皇天垭村从山下牵来的路像一条汪亮的绳子，看着那条小心翼翼、大弯大拐的路，人们的眼睛有时会无缘无故地湿润起来。小路爬上了坡上的人家，可它不声不响。溪水跌跌撞撞地把路冲断了，而溪水却依然发出那种不卑不亢的、干干净净的声音。紧接着，路又蹿上了悬崖。一个在路边耕地的农民和他的牛一起摔下了悬崖。那一天晚上，伯纬哭了一整夜。他问自己：“莫非我失恋了？”其实伯纬没有女人，没有接触过。

过几天，伯纬就要到红旗岩修路了。

这完全是一种巧合。

公社要人去房（县）兴（山）公路建设指挥部修路，每村至少要出两个壮劳力。队部的庙台上，正在议论伯纬和另一个地主子弟王皋去修路放炮炸石头的事，几个老先生恶狠狠地说，让伯纬去修路，让石头砸死他。

早先，神农架可没有这样恶毒的人，现在这种人出现了，他们就像伐木队的恶狠狠的斧头，见什么都想砍一刀，其实他们并无什么恶意。他们看见伯纬和王皋背着行李卷儿离开村子时，打着招呼说：“去京城啦？你娃子真有福气，果然要当驸马了。”

伯纬和王皋懒懒地沿着山脊的小路走，这是一次寂寞的旅程。要过很多山，要过很多河。要不停地脱鞋，卷裤腿。要认方向，还要砍树砍藤子才能找到路。

天黑的时候他们只找到了一个岩屋（就是浅岩洞），只好在岩屋里铺了被子过夜。中午的糁子已经吃完了，再没有吃的，汗在身上作祟，山里全是野兽的嗥叫。伯纬燃起了火，王皋掏出一瓶辣酱来拧开盖子，递到伯纬面前，对他说：“你吃这个吗？”伯纬知道王皋一天都没有拿出来肯定是珍贵的，他就在黑暗中把辣酱倒了一点在口里，真香，辣，辣得香。又趁黑暗往口里倒了一些，呱呱呱呱地嚼着。伯纬说你妈做的？王皋说三妹做的。三妹是他新婚的妻子，田三妹。伯纬说嫂子的辣



酱做得这么好！看着看着就要辣出汗了，就要浑身通泰了，王皋却突然哭起来：

“咳咳，这回我死定了。”

“你如何能说这种话，怎么死定了？”

“他们不是说要砸死伯纬吗？”

“砸死伯纬又不是砸死你。”

“反正我死定了……”

山里的风像一把雕骨的刀子，卡在石头缝里的松树和冷杉，发出了野狼般的荒吼。伯纬发脾气了，他记得他那一天怒火中烧，狠狠臭骂了一通王皋，击退了鬼怪，以后才捡了条命。而鬼怪附了王皋的身。

“……你是在说屁话伙计！你饿昏了头么？你趁早闭住你的臭嘴，好好睡觉！”

王皋说：“我总觉得我这次是去死的，我真的有这种感觉。可我不能反对，谁叫我是子弟呢。”又说：“兄弟，如果我死了，就剩下一把骨头，你能够用双手把我捧回去吗？”

“好，好。这行，这没有问题。”

“如果你跌了一跤，把我的骨头弄散了呢？”

“够了！散了我捡起来不就得啦！”伯纬冷汗直冒。

“假如都掉下了悬崖呢？”

“我实在忍无可忍了，伙计！”伯纬说，“我把你背回去不就完啦，我死了卵朝天，我不找你。睡一会儿不行吗？你看月亮到哪儿了！”

“那我们起个誓吧。”

“睡一会儿不行吗？！”

第二天继续赶路。走到第三天，到了工地。

报到后，两人就分到工程四队去炸岩了。

炸岩就是炸岩。男人炸岩，女人刷边坡、挖水沟、铺路面。炸岩早晨背了炸药、雷管、钢钎、八磅锤出去，晚上带一身硝烟味回来。全在悬崖上吊着过日子。

王皋怕，他是个胆小鬼，怕炸药又怕悬崖，他曾经说过，我吓也要吓死。上了工地，系安全带、领雷管的时候，先是两个腿发颤，然后全身哆嗦。“我能不能唱一个歌呢？”他唱了许多的歌。王皋有一副好嗓子，可他唱歌就像打摆子。王皋本来想凭他的嗓子去宣传队的，但因为他是子弟，去不了，没人要。刚开始的几天王皋连唱都不敢唱，后来，

他的胆子大了，开始唱歌了，先唱《好不过毛泽东时代》，又唱《做人要做这样的人》，再唱：“妹妹住在对河坡，喂条黄狗恶不过，别人来了动口咬，哥哥来了顺毛摸，狗儿也爱有情哥……”这是偷偷地唱的，只与伯纬在一起时；神农架的情歌也像丧歌，是如此的哀伤悲切，味儿深厚，但不悠长，好像随唱随忘那歌中情感似的，好像不让人知晓，一个人偷偷唱给自己听似的。

伯纬找后勤组弄了个炸药箱装东西，上把锁就是很好的衣物箱了。王皋不要，王皋宁愿趁休息时去山上砍树，找木工组做了个箱子。他的那一瓶酱，自上工地就不给伯纬吃了，放在自己的木箱里，躲着伯纬偷偷地戳几筷子。

四队是专在崖上打点炮的，就是在崖上打了落脚点，炸宽了，让二队来放坑跑，也就是打竖井。四队干的是下地狱的活。四队差不多全是子弟，还有不少从宜昌来的劳改犯。因此工地上就流行一个歌子：“洋二队，土四队，不土不洋是三队，久经沙场数一队。”

王皋学会了这首歌，就天天拉长喉咙唱这首歌。他一定是在感叹自己的命运。有一天晚上，睡在另一头的王皋蹬醒伯纬说：“我梦见了死人，全是死人。”

伯纬说：“你是醒着的呐。”

“我梦见河里伸出好多手来，拉我们崖上放炮的人。要死人了。”

“你分明睁着眼睛说梦话。”

“我一眯着就全是那些手，肯定要死人了。”

“我看你要发疯了。”

“我估计也差不多……”

第二天，在竖井里放炮的二队，炸飞了六个人。对面的崖壁上到处贴着炸飞的肉，树上挂着炸飞的膀子和腿。

四队跟二队隔着一点距离，听到地动山摇的爆炸声王皋就吓软了。两人在悬崖上一个掌钎，一个甩锤。掌钎的王皋把钎就吓掉了，掉进了万丈深渊。那些炸飞的人伯纬他们都见了，看见一些人的肢体飞到对面崖上去，有一个脑袋——就一个光秃秃的脑袋，往崖上飞去，好像要啃那儿的一棵倒挂香柏。伯纬定眼看，那脑袋果真啃住了香柏，没有身子，切切实实的一个脑袋。接着，松鸦就铺天盖地来了。这些松鸦，它们先前藏在哪儿呢？说来就来了。

松鸦的叫声又嘈又乱，还有那些嗡嗡作响的爆炸回声。王皋的钢钎



又掉下了崖，两人只好荡绳回到半山的一个凹处。

“伯纬我们还活着吗？”伯纬就听见王皋用几乎是被石头埋齐脖子的声音沙哑低细地说。王皋的手抠在一个石缝里，另一只手抓着伯纬背上的绳子。

“你唱，你现在正是嚎丧的好时候。”

“我不想唱了，活着比死了还可怜。”

峡谷里黄烟不散，一股股浓郁呛人的火药味让人忍不住咳嗽，风好像也突然没有了，风也炸蒙了，松鸦们的翅膀在烟雾中扑腾，看得到它们灵巧的头，黑色的羽。渐渐地，硝烟散去，更多的松鸦正在石壁上寻找那些血腥和碎肉，它们四处乱撞，哇哇哇哇，你可以听出是一种慌慌张张的狞笑，一种不能自持的幸灾乐祸，哇——，哇——

他们静静地、无望地听着。看着那棵香柏上的头掉下去了，一群松鸦利箭一样地跟着，笔直地插入峡谷深处。

伯纬那天听见王皋自编了一首用“哭嫁歌”唱出的歌子：

神农架山高坡又陡，  
羊肠小道难行走，  
一年到头修公路，  
修到何时才出头……

伯纬说：“你还不如唱‘狗子也爱有情哥’。”这时候，伯纬看见王皋的腿不颤了，正拼命地伸出一只手往悬崖边挤！

王皋想干什么？王皋前面有一块花布，挂在悬崖边的一蓬匍地蜈蚣上。在这样的时刻出现一块花布，在这么荒僻之处，在上不沾天，下不沾地的地方。伯纬想阻止王皋去得到那块来历不明的花布，可是王皋的手上已经攥到了那块花布。是从哪儿飘来的呢？王皋兴奋地说一定是头上砌护坡的女工掉下的，而伯纬想，说不定是咬着香柏的那颗人头上飘下的呢？

没有血迹，所以他高兴，也不发抖了，大嚷道：“给三妹做件小褂子还有多的。做娃娃服最好。”娃娃服就是女人们当时穿的一种胸衣。

王皋把花布揣进了怀里，这天回到工棚，王皋就把花布悄悄放进了箱子。

追悼会和誓师大会是经常开的，不过像这一次这么多棺材还没有

过，还出动了直升飞机，听说是从武汉飞来的，停在山顶把一些伤员运走了。王皋见死了这么多人，就不敢晚上出去尿尿了，找后勤班弄了根废板车内胎，剪断，从床边的棚壁上挖个洞，通到外面。这一下屙尿方便了，可是没两天，那日晚上屙着屙着，尿漫上了床铺，王皋在半夜时分大喊：“是哪个坏蛋搞了破坏呀！”原来，有人开了个玩笑，在外头把他的废内胎打了个结。又过了两天，王皋打开箱子时，那块花布不见了，成了块桦树皮。王皋当时愣在那儿半天，脸白了，气急了，对伯纬说：

“我碰上了岩包精。”

那一天王皋就恍恍惚惚的了，丢三落四，上工去的时候竟然没穿鞋子，队长要他领五个雷管他领了八个。那天他的任务是挑竿炸石。就是竹竿上挑一包炸药，在隐蔽处贴悬崖炸，炸出石窝子能踏脚后，再去打眼。王皋用竹竿挑了炸药，荡下绳子就下去了。他点上了火后炸药不响，他以为自己未把引线点燃，从岩边伸出头去看竹尖上的炸药，头一伸出去，炸药响了，他的半个头也没了。

伯纬那天在崖顶作业，他伤了风，又腹泻，与一些姑娘运石渣。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工地大了，死个把人不稀奇。但死的是王皋，这就不同了。晚上他对木工班两个专门做棺材的师傅说：“王皋的棺材就不做了，我背他回去的。”

他把事情的原委一说，指挥部就准了他几天假，要他把王皋背回去。

因伯纬与王皋打伙同睡，他留下了王皋的棉絮，拆了包单子，将王皋一裹，用麻绳捆得严严实实。这之前，木工班的师傅给王皋雕了半个木头脑袋安在他头上的缺损处，再用一条劳保毛巾一缠，也看不出缺损了什么。就这样，伯纬背着王皋的尸体就上路了。

太阳牛卵子热，农历九月的太阳为何还如此浓烈呢？不过你只有爬山，背个百把斤的东西才会觉得太阳还存在并且有夏季的企图。其实太阳是不动声色的，是你冒犯了太阳。只要你坐下，山风一吹，又凉了，背脊上、胯子里的汗变成了恶作剧的凉水，就是这样。

烘热的秋天是因为山要成熟，山要把东西蒸熟，只剩下最后一把火了，或者火烧完了，要焖一焖，要等它跌气，东西就能端上桌了。所以伯纬有时歇下来摘“猫儿屎”吃时还是发涩，五味子又酸，苦李苦、唐



梨像木渣。能摘到一串好五味子，他就连籽带皮都吞进去。

进了河谷的时候，他数了数，至少有七八只松鸦跟着他，在他的前后左右怪叫。它们闻到了死尸的腥气。伯纬不敢肯定，这些松鸦是不是从他启程时就跟上了，盯上了，还是在半路上招惹了它们？伯纬望着它们，比它们的叫声更响亮更悠闲地说着话：“别开洋荤啰！我会把王皋给你们吃了！”

九月，连老林子都是明亮的，空气里流溢着干燥的、带点酒味的气息，像谁的酒坛打泼了。山楂和红枝子、蔷薇都成熟了，一串串地打着他的脸，它们喧宾夺主的气势把空气都映红了，并且让人精神抖擞。第一天走得还算轻松，说轻松，是因为王皋已不能说话了，这使伯纬觉得他背的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捆山货，药材啦，苞谷啦，门方啦。想怎么背着怎么背，横着，顶着，扛着，夹着，都可以。过去背门方时，一根至少有一百八十斤，可小小的王皋满打满算不过一百一十斤甚至更少。第一天下坝店，过响水河谷，再走庙垭，邱家坪，到了赵家屋场——不知不觉已经近晚了。他才想到，他得喝水，他得吃东西，烧两个苞谷也可以，最主要的是，抹汗了睡觉。

这怎么睡呢？他在赵家屋场的山脊上看着那山坡上的两三户人家。没有炊烟，狗正在远远地朝他吠叫。我总不能背个死尸进门讨歇吧。我把他藏在人家菜园边，放在老林里？半夜被野兽啃了那我不白背了，我怎么好跟王皋家人交差呐！

正在犯难的当儿，他看见了不远的石崖下有一汪水，在暮色中泛着美妙的白，他先不想那些，就走下石崖去水坑里喝水。他埋头喝了一口气，直喝得打出嗝来，再洗脸，洗身上的汗，人就轻松多了，恰好水坑边有人点种的矮苞谷，掰了几个，半生不熟，汁儿也是麻涩的。吃到后来，吃出点味来了，竟把个肚子撑饱了。再下面，有一个牛棚，他把王皋背起来，钻进去，找了些干草塞在自己的背下，一躺就睡着了。

年轻的伯纬一觉睡到大天亮，醒来时霜色镀银。他迷迷糊糊地不知自己在哪儿，回头看到那捆被被单裹着的東西，想了半天，才想起是被炸死的王皋。

“王皋！王皋！”

他赶快看王皋被野兽啃吃了没有，翻来覆去后，总算松了一口气，心想，今晚一定放到人家里去，保险些。

早晨，依然照晚上的办法，吃苞谷，喝水，然后准备翻猴子垭。

再想背起王皋，背不动了。

我昨天背得动，而我今天就背不动了？伯纬十分诧异。我还是我，为什么我今天就背不动了呢？这样的问肯定会把他问得挺起腰杆来。背了几步，又背得动了。

天是晴的，而且是大晴天，晚上好像下了一场小雨。

“王皋，你不要吓我呀，我是把你背回去的，你不要耍鬼板眼，我晓得你喜欢开玩笑的。你再一用劲，老子就把你丢下崖去，让你喂老熊了。我把你丢下去，哪个晓得，给你妈讲，给三妹讲，说是把你埋在半道上了，死无对证，你把我有什么法！”

这样一说，王皋就不在背上作怪了，服帖了。趁着晨风背了三里地，就闻见了臭味。

昨天的七八只松鸦还紧紧跟着他，而且老飞在他的前面，好像知道他该怎么走。伯纬说：“叫吧，叫吧，让你们饿死它！”他放下王皋休息，发现被单里的王皋发胀了。“怪不得这么死沉的。”他说。

上猴子垭的路有时候陡，有时候平，有时候还有那么点儿下坡。喘口气的下坡，迂回的下坡，死尸在背上就很轻松，还有弹性，伯纬就会感谢他。再上坡，又沉了，伯纬就吼了：“不要作法，啊！”伯纬想到兜里有王皋的一个酱瓶子，瓶子里还装着由花布变成的桦树皮，他是把它紧紧盖着的，现在他想把它打开——当然是在看到对面坡上有两个人干活的时候，他把树皮取出来，为了压邪，在皮上吐了口涎水，插在捆王皋的绳子里。

“王皋，我晓得你哪个都不怕，就怕岩包精。”

这么说着，浑身的皮肤有点发紧。他把桦树皮又抽出来，放在地上，狠了心，咬破了一块指甲皮，挤出两滴血，滴在桦树皮上。

没有什么变化，没有现原形。他对桦树皮说：“我是不怕鬼的，你只管管好王皋这王八日的，他怕你。”

他这下狠狠地把桦树皮插进了绳子，拍拍王皋，扛起他来，分量的确轻了许多。

路时阴时阳，时阴的地方一色的高山栎和刺叶栎，青枝绿叶，长得比春天还好。时阳的地方混杂着灌木和小乔木，落叶的，不落叶的，浆果、核果、坚果，什么都有，都在加紧与太阳勾结，圆满自己的野心。

只有令人头晕的死寂留给了山路。伯纬就对王皋说：“伙计，你唱点什么好？”



尸体没有任何动静。莫非他要激将？于是戳着包单子，说：“几只鸦雀也比你唱得好，至少，它不会像你总是吓得屁滚尿流的。”

想到了什么，伯纬哈哈大笑起来。伯纬换了个肩继续说：“我不喜欢你唱鸡娃子的洋二队土四队，洋二队又怎么样？死的人比咱们多。我还是喜欢你唱‘狗儿也爱有情哥’……狗子也爱有情哥？那是想舔他的卵子……你个哑糊苕，唱出这样的歌来，我唱一首，包比你的有味。”

伯纬突然扯起喉咙就向山冈上喊了起来：

十八姐儿二十岁的郎，  
一夜摇断九张床。  
打一张铁床摇断榫，  
开一个地铺蹬倒墙。

伯纬喊得青筋暴暴，声音是直的。伯纬发现泪水沿着他的面颊往下淌，伯纬腾出一只手来揩泪。伯纬稳稳地踩着石头。伯纬下陡坡了，伯纬说：

“王皋，你一句话，就让我今天要背你。昨天我也在背你，明天也要背你。明天背得到家吗？王皋，我答应的事我做了，我不骂你，算我倒霉了，臭得稀烂也要把你背回去的……”

伯纬越想越伤心，把王皋往地上一扔，指着他说：“我臭了你会背我回去见我的爹娘？为什么我硬把你丢不下？听听吧，听听天上是什么在叫吧，已经两天了，我又没有枪。我用石头吓唬不了它们。你死了，我疯了。我前世欠了你八斗，还是欠你五吊？……你还是个饱死鬼咧，你鸡娃子跟标致的三妹睡了，你还是个子弟都跟她睡了，我贫下中农没摸到女人一根毛。你鸡娃子今天给我老实交待，你跟三妹摇断了几张床？……”

苍蝇出现了。他看见了苍蝇，在松鸦混乱持久的叫声中。那些个顶个的苍蝇，跟吸花蜜的蓝喉太阳鸟差不多大。

他重新背起了王皋。

从东南隘口吹来的风简直像一千头怪兽，横扫千军，把身体的热量一下子掏空了，人歪歪欲倒。怪模怪样的巴山冷杉吐出了怪模怪样的器叫声：呜——呜——，头上的那些松鸦也在怪叫着斗风前行。它们因为无处下口被激怒了，加上这阴森的风，让它们突然变成一些可怜的小飞



虫，没有吃食，疲惫，绝望，不耐烦了。

伯纬前倾着身子，他都抗不住了，背上还压了个死尸。他想今晚在这个鬼地方非得借宿了，不然他会冻死。前两个月那么炎热的天几个四川来的采药人，就在凉风垭遇冰雹冻死在山洞里。神农架的夏天冻死人并不稀奇，何况现在已经到了深秋。

只有绕一里路到杨爹的家里去。杨爹一个人住在东坡，捐木为火，挖芋为食。听说他有个儿子，但谁都没见过。

一颗亮星出来了，猛一抬头，又看见了一轮满月。天空呈捱黑前的蛋青色，单调寥阔。天的确要黑了，还没有见着杨爹的屋影，就听见“嘞”地一声，麻耳草鞋的耳子断了，鞋散了。他把王皋放在一个坡上，四处去寻葛藤，用藤子把草鞋绑在脚上。走了几步，不对劲，硌人，比石子硌得还疼。只好停下来。一只鞋，一只赤脚，伯纬欲哭无泪，走不了。此时冷月隐藏在冷杉林间，像一只鬼鬼祟祟的豹猫。伯纬对搁在树干边的死尸说：“王皋，碰上老虎，我只好把你扔下了。”嘿，这时他瞅见了王皋脚上的一双鞋，是解放鞋，指挥部给死者发的寿衣寿鞋，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去扯他的鞋，“嘿嘿嘿，伙计，借我用一下，我背你，又不是背我自己，费鞋。”扒了王皋的鞋，两人互换了，让王皋穿上那双破草鞋，自己套上新解放鞋。耶，夹脚，蜷起趾头凑合，踏在地上舒坦，摸夜路也不怕鹅卵石子了。

一匹疯狂嚎叫的狗也无法阻挡他去拍杨爹的门。杨爹的门没有关，他一头闯了进去，并麻利地把王皋塞进了门旮旯里，神不知鬼不觉。

杨爹在吃什么或者已经吃完了，他放下筷子打量着进去的伯纬。他是一个五十岁，也许六七十岁的荒废了的老头儿，头发荒了，眼神荒了，动作也十分荒凉，牙齿外露，微笑，不停地咀嚼。

“喔。”他说。

“我从红坪来。”伯纬对他说。

于是伯纬坐下了，看着他的碗。碗是破的，筷子一支红，一支白。他的衣裳是破的，手也是破的，结着血痂，还有许多泥渍。他站起来，有点步态不稳，用巴掌的下部揩着鼻涕，同时唤狗。狗来舔他的碗，舔干净了，他收了碗放到窗台上，摇摇晃晃地钻进床铺睡下了。

没有灯。伯纬只好把火塘的火加大，吹火，又从墙角的一个畚箕里抓了几个洋芋埋进火里。

“你就这样睡了吗？”伯纬朝他说。